

重遊舊地有感



5C 葉圳騰

「各位乘客，即將到達長龍站。」地鐵 5 號線的報站聲將我從昏睡中弄醒。車門打開，一股熟悉又洶湧的人群推著我向前，使我不得不停下腳步，欣賞著這個我離開時未有的地鐵站。走出站口，盛夏午後的陽光有些刺眼，我走在煥然一新的佈吉二村，望著眼前那條似乎被時光遺棄又分明被仔細修飾過的北門街。那裡是我的老家。

我的童年，是在這北門街的巷子裡泡大的。那時沒有這麼多高樓，奶奶家的老屋就在街邊，推開窗，就能聞到隔壁露天腸粉店蒸米的香氣，能聽到回收佬搖鈴和吆喝的聲音。我和哥哥最愛放學後衝到街角的阿婆那裡，用兩塊錢買一瓶玻璃瓶裝維他奶，再回到奶奶家的院子裡，挑起棍子一起打鬧，好似關羽張飛一般十分快哉，打累了便到阿伯處買幾串香腸。那時的北門街在我眼裡是一個巨大的遊樂場，每一條狹窄的巷井都藏著秘密，比如老王家超生了……（當時不允許生育超過兩個孩子。）依稀記得每逢週六，一大家子總會去那家「潤景酒樓」飲茶，奶奶會點一籠鹹水角，而我永遠只鍾情於它的鳳爪，每次總會點幾籠，那時也從未膩過。那時的空氣裡瀰漫著團聚的溫暖及市井生活的踏實，是一個孩子對世界毫無保留的信賴。

然而，當我此刻以一名 20 來歲青年的身份歸來，眼前的一切讓我感到一種復雜的疏離。街上的行人失去了以前那般熱情，他們只會把眼睛焊死在手機上，老家的人潮我不再熟悉，換成了一波波的外地人。而奶奶的老屋早已在舊改中拆除，原址上立起的是一座座掛著巨幅廣告的商業大廈。腸粉店和酒樓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奶茶店和連鎖速食店。街角的阿伯亦消失了，換來的是無人自助便利店。在這街上，這些老人似乎變得不再重要，走的走，流浪的流浪，無依無靠，只能在巷子裡、街邊靠撿垃圾維持一口氣。除了這樣年老的，他們豈能逆天之命？這裡不再是農村，怎會有地留給他們……我嘗試找回那鳳爪的味道，走進一家網

重遊舊地有感



紅速食店：「我要一份鳳爪，謝謝。」可我最終吃到的只是一些人工添加劑……也許我再也找不回童年的味道。那空氣的溫暖、生活的踏實以及對世界的信賴，彷彿在此刻灰飛煙滅。還好，北門街的外殼被保留了下來，水泥路換成了鋪得平整的石板路，可我卻再也踩不出童年的回聲。它像一件被精心修復的標本，整潔、煥然一新，卻遺失了最鮮活的脈搏。

巷子的盡頭，有個老房子，裡面僅剩一個老年人，以及一把破舊椅子。遙想起年幼時的玩伴，不止我哥一個，還有一個名曰程諾。只要一閒下來，便必然會呼喚對方一同到院子裡玩耍，在大街小巷裡奔跑穿梭。在每一個小道裡，我們承諾過要做一輩子的朋友，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他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裡搬走了，沒有絲毫徵兆——這是那個老年人告訴我的，而那把椅子正是他留給我的。可是程諾早已離去，承諾也破碎，友誼亦如同那把舊椅般，破敗不堪；而我哥亦到了廣州工作，上一次探望他，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絲年輕人的朝氣，有的只是一股步入暮年的空寂，與之前跟我打鬥的那個小夥判若兩人。我們為生活各自奔波，那個聚首的時光也如同這北門街的舊貌一般散落在記憶裡，難以拼湊。

我在這既熟悉但又陌生的街道上緩緩而走，心中湧起的不只是對物是人非的感傷，更有一種對「根」的重新尋找的希冀。也許我的根已被那些伐木工拔起，換來了一把搖錢樹。我明白，深圳作為國內北上廣深的超一線城市，必然會飛速發展，猶如一台高效機器，不斷更新自己的硬體，帶來地鐵、商場——可這又豈是只有深圳在做？一直以來，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，可一直以來便對嗎？我們用失去後再也找不到的回憶、故人，換來了真正的繁榮，也許是值得的吧。可那些跟不上發展的人呢？也許他們沒有也許，只能隨風飄落，最終生死無人知曉。深圳的飛速發展，悄無聲息地拆解了我與故土最原始的感情聯結，我彷彿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漂泊者，故鄉在物理上仍在，但情感呢？也許這裡跟其他地方沒有差異，只是一個讓我漂泊的地方，有關我的一切化為烏有，煙消雲散，好似被活生生挖走、被淘空。

重遊舊地有感



夕陽西下，我重返地鐵站，那股洶湧澎湃、川流不息的人流依舊存在，使我停下腳步，無法入內。我想，他們當中又有多少像我這樣的歸人正在尋根？又有多少新的闖入者正準備在此地留下新的傳奇？時光不會因我的懷念而停止變化，正如我不會因為眷戀童年而拒絕成長。也許，成長便是忘記自己最原始的樣子……

我發現，故地重遊就像刻舟求劍。我總以為重回舊地，就能重新找回過去的悸動，但如今物是人非，再美的風景，再繁華的城市，也只剩下空蕩蕩的回響，朱顏舊影皆不再復見……

<完>